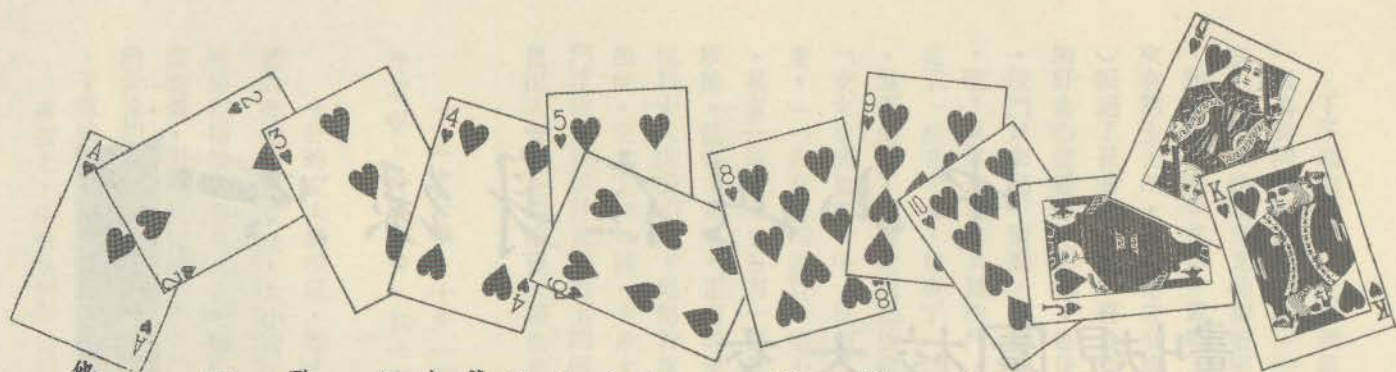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他是班代，她是副班代，兩人做起事來一向很有默契，獨有一塊兒打牌時例外。

他精於算計，牌技在這群人當中算是數一數二的，單打獨鬥時從未輸過，但一碰到與她打對家，就沒轍了。他從未見過有人打牌像她這般隨心所欲。

她漫不經心，從不花腦筋去記那些牌曾經出現過，因此從不按牌理出牌，往往讓人大呼頭痛，但大夥兒還是愛邀她玩牌，為了她那無心製造出的絕大笑料。

她愛打牌，尤其不喜歡和他打一家，但大夥兒偏偏愛把他兩湊成一隊，強迫他和她打拱豬對家。往往一手好牌會被她攪和的驚險無比，而有時絕爛的牌型亦會教人失算連連，因為其餘的人總是被她的出其不意騙得有如丈二金剛，結果她反而會小贏一場。

「小姐，拜託！拜託！你用心點嘛！」

「有什麼差別嗎？反正不過是一場遊戲！」

他只能莫可奈何的搖頭。

其實，他她知道她的心都放到他身上去了。

有一晚，開完幹部會議，他送她回宿舍，一反平日的呱噪，安靜的走著，她反而無法忍受他那種沈默，一直追問他有何心事。

「你真的要聽嗎？」他問。她用力的點頭。

他便從衣袋中拿出一個信封，遞給她。

她拆開一看，裏頭裝著一組牌，從紅心A到K順序排列著。她有些莫名其妙望著他，他只說：「你可以收下，也可以退還給我。」她當然收下了。於是回宿舍的直線距離被走成了曲曲折折，直到關門的前一刻，兩人才含情脈脈的分手了。

那一夜她興奮的睡不著覺，隔天又起了個大早，卻一點也不覺得精神不濟。對鏡梳妝時，望著鏡中的自己，她覺得自己像朵盛開的花。在上課途中，對著路上所有的人微笑。

進了教室，特意飄了個嫵媚的笑給他，迎回的卻是一副漠不關心的臉孔，她實在很納悶。哦，大概是不願讓班上同學知曉吧，因為「班對」最容易成為大夥兒的取笑對象。一整天，他完全沒有主動的跟她講過一句體貼的話，只是如往常一般和大夥兒嬉笑打鬧，這情形害得她無心上課。

好不容易下課了，她實在按捺不住，問他昨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他楞了一下，然後便哈哈大笑。

「哦，你忘啦，昨天是愚人節呀！那不過是一場遊戲而已。」開在她臉上的花倏地凋謝了。

是啊！怎麼會當真呢？撲克牌只不過是遊戲的道具罷了。

此後，她不再玩牌。

變色

女龍小



猪

